



本文作者褚問鵲女士浙江嘉興人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中校編譯主任，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。圖為褚女士民國卅六年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時留影。

空花到眼總無緣

——花落春猶在之九

· 褚問鵲 ·

說媒無成好友不歡

王怡如帶着真兒回來了，真兒馬上撲過來抱住我的兩腿，又哭又笑道：

「媽媽的臉孔小多了，知道媽媽生病，我哭着對陸伯伯說：我要回來看媽媽。但陸伯伯不肯，他好壞呀。」

王怡如插嘴：「老陸每禮拜總買好多吃的玩的來給阿真和我家的毛毛們，一人一份。說是你

叫他這樣辦的。你何苦花這些錢？叫我心上不安。」

真兒立刻從包裹中拿出一隻小的橡皮熊來給我，還有積木等物，擺了一地。

我才恍然大悟，陸松濤這些時出錢又出力的情形。心中感激，口中嘆氣。忽然想起，今天陸松濤怎麼沒有和王怡如同來呢？是我托他去接他們的啊！

「老陸說，他今天有事不能來了。」怡如

滿含深意地笑道：「我該向你說恭喜才對，你這場病真是死裏逃生。」

「全虧你幫我帶開了孩子，我才能够安心養病。一塊兒玩泥巴長大的人，交情究竟不一樣。」

我感激地說。

「老陸纔是你應該感謝的。」

「是啊！我準備打幾件毛線衣送小松他們。見他們的毛衣都很舊了，沒娘的孩子真可憐。」

「大作共計約三萬字，以時值每千字三塊錢計算，合成九十塊錢，請你點一點。書，下月可以出版，書名女陪審員，將來可以送你五本。照規定要出書以後才能付錢，因為吳虹弗女士說了，所以提前送來的。」

我自然表示了十二萬分的感謝。

古話說：一錢逼死英雄漢。而況九十塊？付錢的還能不驕傲？而我這受賜的窮人，還能不感激涕零而至於五體投地嗎？

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，不禁望着亡夫的遺像出神，他如在世，我母子又何至看人白眼而受此嗟來之食呢？

但我不暇悲哀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拿錢叫娘姨去買郵票，我寫信問宋泰生稿費算好了沒有？

回信說：「四月二十日已將匯票寄出。」

查問的結果，知係誤投鄰右，被人冒領去了。不久宋泰生又照數補寄了廿五塊錢來，我知心這錢可能是他自己墊出來的。文人都是窮的，也惟有窮人才肯幫助窮人。（我因十分感激，特在此地寫出以誌永念。）

我病中以及病後，有一段時期不能動筆。預料短期內將不會再有稿費收入。身邊這點錢，就是我母子今後二、三個月內活命的泉源，不能浪費一文，但醫生的診金總是要付的。

陸松濤來，我便問他：「應該送多少錢？」

他說：「這是我和他的交情，你不必管。如其你一定要有表示的話，送他五塊錢喝茶就是了。」

我又問：「我病中，你墊了多少錢？」

他嘆道：「狷介固然是一種美德，但過猶不及，就不是中庸之道了。」

這句答非所問的話，我已明白他是意在對我諷勸。因此，我也不敢再提錢的事了。

男人真能隱藏感情，自從那次深談以後，陸松濤已不再對我表露情懷，却是比前更深而不是減退。敏感的我豈有不能體會之理？覺得這很不妥，想到要搬遷一點才好。

就同吳虹弗商量，她說：

「四達里八號有一間前樓空着，月租十二元。二房東是個裁縫，附近有幼稚園，也有公園可以散步。我和邱住在四達里三號，大家可以有個伴了。」

我全權拜托了吳虹弗。

等到一切定妥，我才通知陸松濤。一則我病中承他照顧，二則還有四千塊錢的債務，由他擔保着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

陸很聰明，曉得我搬家的意思，却不願說破。

我因怕他不安，解釋道：

「和合坊的二房東太勢利，真兒已漸懂事，怕他會產生自卑感，所以要搬到比較平民化的四達里去。希望禮拜天有空，你帶小松他們到那邊來玩。」這是門面話，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。

新舊夾縫有緣無緣

王怡如有點怪我，自從那天去後，就一直不曾再來過。我便帶了真兒到她家去辭行，並將苦衷說給她聽，求她原諒。

怡如一把抓住我道：「你不會來的時候，我想這次見了面，一定要好好罵你一頓出出氣。不想一見你那笑臉迎人、楚楚可憐的樣子，我不得不捨不得罵你，疼你還來不及呢！怪不得陸松濤對你這樣念念不忘。」她嘆道：「實在是時代害人。我們這班所謂新女性，依然生活在十八世紀的舊時代裏；這新舊兩個時代，就像兩把無形的夾子似的，把我們夾扁了。如其在一百年前的社會，你這樣撫孤守節，還得人尊敬。現在呢，表面上恭維你，骨子裏却要你自己去找飯吃。得不到尊敬，更享不到優待，甚至還受人岐視。而且欺侮弱者，已成了這個社會的通病；孤兒寡婦既是最弱的一環，還能夠不看人眼色、受人欺凌的嗎？」

陳竹雲笑道：「舒華妹剛來，你不招呼她歇息，倒對她開起講座來了。」

「我是氣糊塗了，我氣天道為什麼這樣不公平，像她那樣的人，天偏要叫她受苦。那些母猪一般的女人倒在享福。」王怡如是個很容易激動的人，說着說着竟然流下了眼淚來。她揩了揩眼淚，滔滔不絕地講下去道：「但是不論古今中外，祇有一條定律是永遠不會變的；有錢人永遠受尊敬，窮人永遠被歧視。假使舒華妹手上有個十萬八萬的話，那些人不但不敢向你橫白眼，祇怕巴結還來不及呢？」怡如話頭一轉，又轉到我的婚姻問題上來了。她嘆氣道：「如其你和黃適換了個位置的時候，祇怕他等不了一年，早已新人如玉了。再說撫孤的寡婦，總還有夫家可以養她母子。你呢，這夫家雖有也等於沒有，想起了那個可惡的黃

通，我至今心上忿恨，天下竟有這樣的兄弟！」

陳竹雲攪言道：「他沒把侄兒子拐去賣錢，就算是有良心的了，這種人，你們又何必對他苛求呢？」

這時候，王怡如正去張羅茶點，又叫小毛過來陪真兒玩，團團轉地忙着。忽然很嚴肅地說：

「老陸講過，他對你是生死以之的了，你看你怎麼辦吧！」

這介紹人總不忘她的本職，我想。

忽聽陸松濤在廚房和娘姨說話的聲音，我便求王怡如不要再提這些，免得彼此尷尬。

恰如點點頭。

陸松濤一見我十分驚喜，他說：

「剛才去了和合坊，娘姨說你出去了，不料你却在此地。」

小濤一跳，就到了我的身邊。不知那裏找來一朵花，悄悄插在我的鬢髮上，拍手笑道：

「陳伯母看，阿姨戴上花，不是更美了嗎？爸爸說……」

小濤的話被他的父親用眼色制止，不敢再講下去，便把舌頭一伸，拉着小松和大毛、二毛到弄堂裏玩去了。

我牽着真兒去廂房間候陳老太太，老太太一把抱住真兒道：「你們搬遠了，我實在捨不得阿真，要常常來玩啊！奶奶想念你們呢！」說着和真兒親了回子。我也和陳老太太應酬了幾句，就把真兒和小毛留在奶奶身邊，自己則回到客堂裏來。

恰如已叫娘姨去定了幾樣菜，說是要為我餞行。一時菜已送來：有蜜汁火方、炒蝦仁、八寶

鴨各種，都是嘉興口味，我所喜歡的。

老太太吃素，一向在房間裏獨吃。

我們幾個大人、孩子便坐滿了一桌。

陸松濤臉上有點沉鬱，但他看見真兒却顯得高興起來，一股勁兒祇是去親他，真兒把臉孔避去地躲着，小手不住地搗着臉道：

「陸伯伯壞，鬚鬚氣（刺）人！真兒不要陸伯伯了。」

引得一座人都大笑起來。

兩個男人喝了幾杯酒，陸松濤對陳竹雲說：

「立德立功，我今生已經無份，立言傳世，是我今後的目標之一。我說這話，你不覺得有點狂妄嗎？」

「一點也不，以你的學養，早就應該飛黃騰達了，祇因你過於孤傲，不肯與世推移。不過你現在的職業也很清高和自由，比我們吃粉筆灰的強多了。立言是好的，但這是老年的事，你我尚在有為之年，還應該求進取，不應該想到隱退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陳兄所教甚是，祇是我素性不喜奔競，從二十歲那年起，就幻想能够找到一位素心人，名山偕隱。無奈我是家中的獨子，先父中年見背，母親早早為我定了婚，便不得不被逼着做一個平凡的人，生活等於機器。人生理想，消磨殆盡。自從認識了褚女士，我的理想，便覺得有了寄托。可是相逢恨晚……」

「喝酒吧！不要儘着背歷史了。」陳竹雲舉杯相勸。

我的心上突然一跳，二十歲……名山偕隱……

：不是陳夢彪第二嗎？想着想着，我的筷子不知夾到那兒去了。

王怡如見我失神，便笑着責備她的丈夫：

「你將才怪我開講座，你不是開得比我更兇嗎？看！舒華妹飯都不吃了。」

陸松濤聞言愕然，他說：

「好的，我不發牢騷了，人生難得相聚，我們談些輕鬆的吧？」

「喂！老陸，你不是答應畫一幅山水送我嗎？怎麼還不拿來？」王怡如向他要債了。

「我本想畫你們貴處的『南湖烟雨』圖送你。還想畫一幅『松濤雪趣』的中堂送褚女士，可是一忙一亂，到現在還不會動筆，因為近來心緒實在太壞，所以提不起興趣來。」

他的心緒不好，是由於我造成的，我很明白，却不便說什麼。可是吃到嘴裏的火腿，卻變成一根根刺，刺得我的心都痛了。

五年前，陳夢彪與我，有緣終成無緣。今天的陸某人，也是如此。黃適的姻緣，是由無緣變成有緣，結果是平凡的生活，也如此短促。三年也可以說祇是兩年半的共同生活，不過是普通的夫唱婦隨。他對我的心靈既不了解，也不尊重。他所愛的不過是兒子的母親和一個賢良的妻子而已。這種愛是世俗的，也是沒有回味的。人亡愛亦隨之而盡，但母親的義務却是無盡的；我，就像一頭孤單的驢，在荒涼的沙漠中，沒有伴侶，沒有倚靠，永遠負着重荷，寂寞地艱苦地走着；未來的苦難更在預料中，可是我的良心是平安的。要不然，我如答應了陸松濤的求婚，必將

弄到婆媳不和、家庭破裂，不但使對方陷入困境，而他對我那種詩意的愛情也將消退而歸於破滅。也可以說，我之拒絕他，正是想保全他的家，和保全他對我的感情。可奈這意思他不能了解。今天的聚會，對於我無異是一場心靈的苦刑，而我又不得不裝出笑臉來應付主人和孩子們。幸而王怡如沒有覺察，她問：

「你們今天想不想去仙霓社聽崑曲？」

陸松濤第一個贊成，他說：「好的，我們雲南人雖不及你們浙江人風雅，可是崑曲確是美。」

「你也喜歡古典文學嗎？」陳竹雲笑問。

「我認為文學的美在高雅。我對於那些：『手巾包裏是鴿子，天上飛的是鴿子。』總覺得不能欣賞，雖然他也有他的哲理，但和美的境界未免相差太遠了。」

「那麼你為什麼又喜歡看電影？」王怡如問。

「我祇看音樂片和古裝片，不看歌舞片。我以為西洋的文化，比中國差遠了。尤其是女德，我們中國女人，講的是優美、高雅和純潔。所以先要講求品德的陶冶，有了好的品德，倘能再加上學問的修養，她們的舉止言談，自然優雅純正，合於美的條件；古人所謂秀外慧中，現代則叫做內在美，惟有這種內在美是不隨歲月俱逝的。因此我不看外國的歌舞片，更不看中國的時裝片，何必花錢費時去買氣受呢？比較起來，我還是願意看京戲，尤其是崑戲，所表現的感情是含蓄的。有人說東方人含蓄，西方人暴露，依我愚見，是文化高的人類必會懂得含蓄，祇有把人當動物當機器的人才主張暴露。」

王怡如第一個鼓掌，接着是三隻小手也跟着拍拍地響了。我輕輕說：「我也上了一課。」

陸松濤很高興地笑起來，這是他坐上餐桌以來第一次真正的笑。他已將他為什麼要愛我的心曲從這段演講中傳達給我，所以他笑了。

話談得差不多，菜也所剩無幾，於是大家離座休息。我發現小松一直悶悶不樂，他是為了他父親過份疼愛真兒的緣故吧？我連忙去和他玩，他却把我的手一推，恨恨地說：「你走開！我討厭你！」這是背着他父親講的。小孩子，我也不和他計較。其實他已十三歲了，大約是幼年喪母，缺少教養的緣故吧？

恰好真兒也吵着要回家，我便辭謝了王怡如請聽崑曲之約，和真兒一同回和合坊來。

遷地不良真兒病了

又是一場忙碌，家總算搬好了。

四達里八號是一座三層樓，房東夫婦帶着孩子住了最下面一層。二樓又是一家房客，不知姓什麼。三樓我住，我所以願住三樓的緣故是爲了怕吵。上海的弄堂房子都是磚和木料建造起來的，樓板祇有一層。三樓如其住了孩子多的人家，孩子們的小便以及灰塵之類，常常會給二樓住客的飯桌上增加佐料，而且頭頂上也有炸彈降落似的感覺。住在三樓，既可免除這些威脅，空氣也比較好一點。三樓亭子間住的是一家廈門人，兩夫婦帶一孩子。

上海的弄堂房子，一幢住幾家是常事。幸而這些住戶的流品，倒還不算太雜。氣氛則與和合

坊大不相同了。在和合坊，我是一家貧戶，不免受人白眼。現在的新環境，我的衣着倒比房東好一點，至少也不比其他房客更窮。因此，我母子的精神上便減少了許多壓迫。

爲了報謝吳虹芾和邱韻玉兩人在病中對我的照顧起見，我雖無錢請客，但小小的東道還做得起。揀了個晴明的天氣，我買了幾個罐頭、水果和一些麵包，邀請吳、邱二人去吳淞海邊玩耍，就便在那兒野餐。

兩人欣然應允，於是帶了畫架，一行大小四人，坐火車到達吳淞口，便在堤邊坐下。談了會閒天，她們就支開架子，描寫起風景來。我則帶了真兒到海灘上去拾貝壳，泥洞裏還有螃蟹，在那兒爬出爬進，很是可愛，我替真兒捉了一隻，帶回來玩。

一時吳虹芾高興地唱起歌來，是蘇東坡的「大江東去」，我與邱也應和着，真兒給我們打拍子。那海上的浪濤更用他的水花，嘩啦嘩啦地向我們喝采。我開了罐頭，大家吃得很快。吃完了，我們暮天席地的躺下來休息。這天不是禮拜，海邊人跡稀少，祇有我們幾人，把大自然包攬下來了。因爲我們三個人的景況差不多，對事物的看法也大致相同，因此談得十分痛快。

大小四人，差一點不曾把堤岸也玩翻了身。直到太陽在西邊向我們說「再見」時，四個人方纔盡興而歸。

一看門縫中有條子，知是陸松濤來過。他錯以爲我有意躲他，發了許多牢騷，其中兩句是：「望門不能投止，等於張儉之窮途。」

我不知道他會來，很覺抱歉。便去信約他星期天帶小松、小濤來玩，並謝失迎之罪。

不料星期四下午，真兒忽然發起癩來，燒得很高。我馬上請醫生來診治，說是可能出痧子。

(一名麻疹)又說：「不必吃藥。你快到中藥店買點茶煎子用布包了給孩子擦胸口，祇要胸口出了就保險了。」四達里不比和合坊，沒有娘姨可以代我跑腿，一切必須自己動手。我乃急急寫了封信，止住陸松濤不要來，以免傳染。又拜託亭子間嫂嫂替我看著孩子。自己方奔到街上，買來了菜煎子，如法為真兒輕輕摩擦胸口。真兒說：「媽媽，我眼睛難過，嘴裏也難過。」我知道他怕光，就拿條被單把窗子遮住。一眼見他臉上有許多小紅點，漸漸地胸口也出了許多。孩子的痧子已出來了，祇是咳得很厲害。

醫生說，痧子是不會發生危險的，就怕轉肺炎。我急得無法，祇好跪下來向天禱告。求上天看顧，不要讓孩子轉成肺炎才好。

醫生是天天的，我又求他開點止咳的藥給孩子吃。醫生說：「痧子是出全了，回的時候要當心。」又叮囑：「不可給孩子吃什麼，至多喝點米湯，因為痧子是連腸子上也有的，所以要讓腸胃休息。多喝開水，日夜不讓他的汗乾，回淨了也還要避風。」

我一一照辦，並且日夜不敢合眼，按時喂他喝開水。如此昏天黑地的過了一個禮拜，痧子已回淨，熱度也已退盡。我心上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。祇是真兒的咳嗽還沒有全好，我又請醫生開點止咳藥水給他吃着，咳嗽也慢慢好了。

可是孩子不比大人，在牀上是躺不住的。好一點就吵着要起來玩，我怕他着涼，祇好時刻守在牀前，給他講故事，陪他擺積木。最苦的是沒有一個幫手，陸松濤因怕傳染不來，況且住得又遠。吳、邱兩人，根本不知道孩子生病。此時，我已變成了沒有腳的螃蟹，想上街去買點什麼也無法辦到。房東是江北人，亭子間嫂嫂是廈門人，言語不通，況且她們都是不識字的。這一段時期的艱苦，尤甚於在和合坊時。

陸松濤倒常常派人送東西來，無非是餅干、牛奶以至肉鬆等容易消化的食品，給真兒病後吃的。又寫信問我，有什麼要他幫忙的事沒有？勸我不要憂急。真兒好一點，就給他去信。因知小松、小濤都還不會出過痧子，所以我力勸他不要來。

但他還是如此關心，尤其當我拒婚之後，依然盛情不減，總算是難能可貴的了。

真兒已經起床，便在房中玩耍。也可以喝點稀飯和少許牛奶，但不敢給他多吃，少吃多餐，一天吃四、五次。漸漸走向復元的道路。

可是我賣掉「女陪審員」的稿費也就此報銷了，光是醫生診費就丟掉六十元，又加上搬了一次家，囊中空乏，心中憂急，還須裝作快活的樣子陪真兒玩。幸喜孩子復元很快，遵照醫生吩咐，一個月之後，可以到樓下去玩玩了，自然大風還是要避的。

典當生涯文章末路

戒子和大衣還沒有贖出，已經轉當(註一)過

兩次了。怕當沒，祇好再轉一次，但須先付利錢。孩子還不懂事，不能同他講這些話。

吳、邱兩人，自身衣食也成問題，我安能去同她們商量，增加她們精神上的負擔。籌思無計，心想還是靠自己這支禿筆吧。

祇是真兒病後，比前更磨人了。病中，我未免嬌慣了他；我總是陪他一起睡。病好以後，他便援例，定要我和他同睡，纏到八點多鐘還不肯上牀，說是：「媽媽起來，我跟媽媽一同起來。媽媽睡，我跟媽媽一同睡。」

這一要求，本來很平常，可是我却火了，我罵他：「你不乖，媽媽不喜歡你了。」孩子見我發怒，便變得聽話了，他說：「媽媽，那我睡了。」一轉臉，他真的就睡着了。

我坐到桌子面前來，此時萬籟無聲，應該可以動筆，但是我的文思却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我很後悔，方才不該罵孩子的，他失去了父親，已經够可憐了；而況像他這樣的年齡，本應該跟母親同起同睡的，他沒有錯，錯在我這個做母親的太窮，不寫文章就不能活命，而寫文章與帶孩子又是兩件絕不相容的事，於是就苦了孩子。最使我着急的原因是，後天房租到期，身邊祇剩六塊錢，若房錢付不出，必被房東趕到街上，以至驚動朋友，代我付錢。可是經此一鬧，我的險往那兒放？以後又如何做人？我用不着諱言，我也曾經想過，如其答應了陸松濤的求婚，這樣窘迫的日子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但是小松在王怡如家那一次對我的態度，實在使人寒心。十三歲的孩子，應該已經懂事，可能知道他父親打算娶我，所以

恨我。陸松濤曾經講過，小松是跟他祖母長大的，被祖母寵壞，一向脾氣不大好。那是因為小松打了真兒，他才對我說這些話的。我如真正做了他的後母，若是單單孩子一個人鬧彘扭，還可用慈愛來把他感化。如其加上祖母在其中挑撥，那就不簡單了。他們可以無中生有，枝枝節節，使你防不勝防，辯不勝辯；那是精神的煉獄，比之流落街頭還苦十倍呢。

想來想去，半天還不會寫一個字，一疊原稿紙却被淚水沾濕，不能再用了。忽然瞥見郵差早上送來的一卷書，還不曾打開。一看是世界雜誌，上面有一篇散文：「大同遊記」，是我不久以前寄給沈思期的。稿費單還沒有來。或者明天去找沈思期，倘然能够拿到幾文錢，先把房租付掉就好了。

文章既寫不出，祇好睡吧，可是胡思亂想，翻來覆去，再也睡不着了。第二天起來，頭有點暈，便用冷水洗把臉，煮好稀飯加點牛奶給孩子吃了。

九點正，我帶孩子到達世界書局。（註二）說是沈思期今天出差去了。我便逕向會計處問問，那會計冷冷地回答：「十一塊錢，拿圖章來。」就像打發一個叫花子那樣扔給我這一點點錢，並用輕蔑而詭異的眼光對我打量，彷彿說，看你這個人何事不可賺錢，偏偏要高文章來賣？

我已被氣得頭昏眼花，拉着孩子想到對面去乘電車回北四川路。脚一軟，兩母子竟一同跌倒在馬路中心了。正好一部電車開來，心想這次完了，但見電車戛然煞住，一個巡捕急急趕來，扶

起我母子，還問：「受傷沒有？」

我很感激，謝謝那巡捕，並說：「沒有受傷。」

但已再無勇氣去搭電車，祇好僱了黃包車一逕回家。多花掉兩毛小洋，總算揀回了兩條性命。

方才因為驚險過度，不曾發覺，到家後方知右臂擦傷，也扭了筋。於是擦點紅藥水，又貼上膏藥，以免腫起來，幸好真兒倒一點沒有什麼。便把房錢付出，剩下三塊錢，够過幾天了。

註一：當舖規矩，四個月（也有六個月的）不去取贖，即不能再贖，稱為當沒。倘在未沒以前，加付兩個月利錢，由舖中另開一當票給你，又可以延長四個月，是謂轉當。

註二：上海環境複雜，孩子還祇五歲，留在家中，無人照看，惟恐發生意外，所以必須帶在身旁，幸喜這天沒有風，孩子已經復元，所以帶他一同到世界書局去。

談革命軍話桃花扇

正在這時候，陳淡園來了。他說：

「到和合坊，說你已搬了家。搬到那裏，我們不知道。後來陳竹雲開了地址給我，我才一路問訊來的。」

我向他道歉，因為孩子病了一場，所以沒有給他去信，又問他：「太太怎麼沒有來？」

他說：「家眷已搬回漢口去了。我現在陸軍第十八軍陳軍長辭修先生那邊當機要秘書。因為有

公事到上海來，特地造訪，想不到你又搬了家。」

我覺得他的「又」字很刺耳，我和他究竟相知不深，而且他是個講理學的人，莫非以為我是性情好動所以喜歡搬來搬去的吧？便回答：「因為和合坊環境不好，怕影響孩子的教育，不得已才搬到這裏的，而且房租也便宜些。」

「你倒是孟母三遷了。」他笑道。接着又問：「最近做了些什麼研究工夫？顏、李學說有何心得？」他說：「的、嗎、呢、了，究竟不登大雅之堂，還是多寫文言文為好。」

因為我送茶給他，我的膏藥被發見了，他問：「怎麼受了傷？」

我祇說了因去世界書局領稿費，失足跌傷的話，其他一切苦處都沒有提起。

淡園好像若有所悟地，表示了他的意見：

「你這樣靠寫文章維持生活，雖然清高，總難持久，為什麼不找個教員當當呢？」

「孩子還小，大一點，我也未嘗不想另找職業的。」

他想了下，沒有再說什麼。就繼續他的話頭，他說：「嚴立三先生一定要我去幫陳辭修先生的忙，嚴先生意思，祇有陳辭修才是個標準的革命軍人，私生活嚴肅，操守清廉，而且勇敢善戰。北伐時期，東江一戰，全虧他發砲命中，因而攻下惠州，討平陳炯明，奠定勝利的基礎。他是保定軍校第八期砲科畢業的。」

那時的我，對於保定軍校、東江之役，許多術語，都不甚了了，祇有操守清廉幾個字聽進了耳朵，我問他：

「軍人中也有這樣的好人？」

「如今軍人有學問的很多。」他的言外之意，大約以為我是坐井觀天，不知宇宙之大吧！

我對淡園，總存三分敬畏之心，深怕說錯話被他看不起。自己所不熟悉的事，還以少說為妙。於是話頭一轉，到了如今的所謂歷史劇上面。

我嘆道：

「有些無聊的文人，竟然閉着眼睛說瞎話，編了一部什麼『新桃花扇』的劇本，把侯朝宗寫成降清的官吏，使李香君成了抗清的烈女，還公然上演，讓那些不懂本國歷史的觀眾，留下錯誤的印象，真是太可氣了。我本想寫篇文章來駁他，孩子一病就搞忘了。奇怪的是侯氏子孫也不出來抗議？」

「我也看見過這個劇本，是火車上有小販叫賣，買來消遣的。內容錯誤百出，詞句不通，不值一笑。看完，就把他扔到車窗外面去了。其實，這種所謂歷史劇，大多是胡扯，說些怪話以求迎合觀眾們的低級心理，不知道一般不甚熟悉明、清兩代史實的少年們，看了這些劇本，就信以為真，而且先入為主，以後看到真正的歷史，反而會不相信了。那個可惡的作者，不但是歷史的罪人，也是民族的罪人，應該鳴鼓而攻之纔對。按照史書所載，以及壯梅堂侯朝宗年譜，寫得明明白白，侯朝宗自明朝亡後，一直侍父隱居南園。中間因清廷要逮捕他的父親，乃徇眾請，一應鄉試。迨後其父無事，侯朝宗便絕迹城市，以至於死。他幾時做過滿清的官？而且李香君與侯朝宗的情緣也很短促，侯朝宗入獄時，已與李姬分

訣，其後不知所終。（見壯梅堂集李姬傳）作者

為了捧李香君，加點噱頭，竟然不擇手段，厚誣古人，以為古人不能起而抗爭，不知已犯了誹謗罪，侯氏子孫是可以對他起訴的。」淡園說到此，顯得義憤填膺的樣子。我知他是一個富於正義感的人，不宜儘談這些使人家無故生氣。乃說：

「我不懂詩，不過以為四憶堂的詩，不如壯梅堂的文。侯文才氣磅礴而法度謹嚴，詩則似乎比較弱一點。不知陳先生的看法怎樣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有此同感，所以侯朝宗以文名，而不以詩名。他的詩，不過餘事罷了。天賦不同，不能勉強。許多人長於文而不長於詩，也有人工詩而文章則否，詩與文實在是在兩件事，不容易兼長並茂的。」

如此談今論古，不覺已近中午。家裏實在沒有菜。我說：「不嫌簡慢，在此地吃碗麵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

於是，我去後邊煮了些麵，炒了一盤綠豆芽，每一碗麵上打了兩個蛋。賓主相對而食，淡園倒也不以為忤，反而很高興地說：

「安貧樂道是讀書人的本色。」

這時真兒也已吃完了

他的一份，他也吃麵，不過多加一碟肉鬆罷了。

真兒見陳媽媽沒有來，無人哄他玩，不免有點失望。我忽然想起，我曾抽空替陳淡園夫人結了件批肩，何不取出交他帶去，省得我寄包裹了。但是淡園說他此去直接到南昌防地，不再轉漢口，你如一定要費事的話，就交郵局寄去好了。於是

他開了兩個地址給我：一是漢口泰安里十號，他太太和岳母在那兒住着；一是南昌篋子巷十八軍辦事處吳主任轉陳祕書淡園。他說：

「行軍時踪跡無定，由辦事處轉比較妥當。」

他當晚就到南昌去了。

這真是個古道俠腸的人，我慨嘆地想。



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延平南路一〇一號
電話：三七一九一六一（二十線）

農友牌

尿素

(46% 氮含)

潔白純淨。無臭無毒。
肥效持久。不損土壤。